晶報

電話北四二八號　社址上海望平街

第六百零五號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不定　中國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　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　郵費在內

廣告刊例
「特等」登於新聞之中價目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每格洋五元新聞中縫一分格三段每段四元普通登載算　「二等」每一分格每期每格一元每中縫分段與新聞中縫三段價每段二元四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益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薄弱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等症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養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潔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一元

本公司首創國人自製精新式光鏡非常光學……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啓

滅毒洋碘精

藥到病除　永保不發

我國近今花柳病之流行幾乎普遍全國凡通商大埠戶口繁盛之區無日無之如上海一埠孰不知爲梅毒……

主治

價目每瓶一元七角五分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西大藥房

分發行所　本埠各中西大藥房　外埠各大藥房

錢屋分租

在有美壽坊內方浜路東馬橋弄內吉祥弄端坐坊四號樓下統廂房亭子間兩大間客堂各用電燈自來水俱全如欲租者請就近向金家牌樓大通印刷所接洽可也

制育良友

德國哈得富醫生發明

此種外用藥錠能免婦女受孕並可預防男子白帶每瓶十二枚售洋一元外埠函購郵票可代

代售處中國總經理上海法租界吉祥街華東藥房啓

中和醫院

專門科目　內科　兒科（治戒煙）　外科（皮膚花柳生殖器泌尿病）　X光電科（愛克司光）

院長　日本醫學士　廖煥章

副院長　日本京大醫學士　廖溫仁

醫員　西醫　王恩義

特備養病房　開住院應便　老靶子路五十九號

電話北二六七七

福美明達保喉聖片

喉痛　諸君無論何時若欲免有喉痛即當含福美明達 FORMAMINT

此片不惟能治喉痛更能預防喉痧喉蛾發炎以及最劇烈之熱病紅痧猩子肺癆等

患凡出入會場戲院餐館常備此藥

上柏林華發大藥行製造　上中國美最時洋行經理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唐拾義

專治喉症

著名久咳丸　哮喘丸

上海三馬路唐拾義父子大藥房

專治腎虧

林自由老醫生　問世三十年

專治腎虧遺精陽痿病　善療色傷早洩艱嗣

醫寓上海三馬路會樂里

無敵牌「桑子葡萄酒」

小瓶每打三元　大瓶每打六元

▲宜於燙飲　香味益美

桑子即桑椹。能治骨節痛。利五臟。消水腫。能理百種風熱。其性微涼。葡萄能治筋骨濕痺。逐水。利小便。令人肥健。其性則溫。飲相得而益彰。凡患風濕症者。飲此勝於服藥。蓋其香美純良。有非別種酒類所能比擬者也。上海總經理處法大馬路廣成酒行。（電話中央三千四百七十三號）製造者無錫惠泉廠。發行者家庭工業社同啓。

外科專家丁鎮伯遷移通告

本醫室現由……遷移……

十世儒醫　林屋山人　謹啓

門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出診下午四時至八時

診所法租界貝勒路十七號

天台山農　電話西三八二二

鮮　鮮　鮮

食爲民之天　不食就要餓　一日三餐飯　無餚不下咽　人人想好吃　飯餚都要鮮　又要省錢又要鮮　那有這種好東西　天廚味精新出品　……

實一瓶　全國家家試試看　天廚味精廠

國內外各埠各大食物店均有經售

介紹戴鈞讓齋書　趙也辰篆刻

震川戴氏昆仲鈞讓家承書法窮力多年雄強活潑頗有根源又與趙子也辰少年時聰精摸篆刻雕古琢今洵屬難能茲三君同來滬上相處不期而間地狹術不期而同工以之間世或亦高明所共賞歟因代分別定值如次

書例　楹聯四尺二元　屏條四尺每幅一元　中堂四尺四元　橫幅半額同屏條同中堂　尺外二圓

篆刻　石章每字一元　牙章加倍　晶玉加倍　劣紙劣石不應　碑文玩物面議

篆隸書界面議收件　取件處晶報館

介紹人　吳昌碩　王一亭　余天遂　陳其采　余大雄　畢倚虹　孫閬仙　吳瑞書　張碧梧　朱義方　孫老鶴　黃文農

美味和合粉　真真國產

國產美味　調羹適口　有益衛生　饋贈最宜

總製造廠徐家滙路謙記橋東斜徐路

總發行所勞合路億鑫里四百三十一號　上海中國根泰公司　電話中央七六八七

C 2205

各大商埠均有經售

鼓脹

拯救天下

……

正威大藥房　西桂　啓

朱氏頭痛散

頭痛頭暈此散靈驗立刻見效快吃好藥每瓶洋一角每打洋一元

重慶嘉興江湖州松杭南京丹陽常州崑山各埠均有　本地代售各藥房及各……

◀上海西藏路寧波同鄉會右首中南國產製藥社啓▶

電鏡催眠法

函授保成索章即寄　函授必成功

研究催眠術有祛除煩惱治療疾病戒絕煙賭感化兇頑防禦盜賊……

眠法　電鏡催眠

洋三元

中國心靈研究會啓

上海北四川路大德里對面二號洋房

兜安氏馳名藥膏

皮病如疥癬癩疹癬及蚊虻蟲咬瘡瘍如癰爛腳花柳下疳痔瘡等搽以此膏化毒拔膿且愈後皮膚完好功力迅速患者試之便知此膏之不謬

敝公司著有皮病小冊分送取閱者祈將此券剪下填明地址寄下或持券來本公司取

索書券

請給（晶報剪下）

兜安氏皮病新篇一冊

姓名

省　縣　街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七角每打七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投南北佛
（丹翁）

其麼叫做北歸、當然從南來的了、何以從南來、想必在以前投過南的了、投南從甚麼地方投去的、不用說是從北去的了、因爲倘或是一向在南的話、只可以說投北、不好說是北歸呀、有人疑惑道、一個南、一個北、一會兒投、一會兒歸、倒底還是南上算、還是北上算、還是投南的上算、還是北歸的上算、又一個人答道、從前有個笑話、甲乙互相辨論上算的所在、大可將來比譬一下、甲說、被動的上算、乙說、動的上算、甲說、「剃頭匠扒耳朵、還是耳朵上算、還是扒耳朵的東西上算、乙說、人淴浴、還是人上算、還是浴盆上算」、現在的南北、和忽投忽歸的人、不知他們誰做耳朵、誰做扒耳朵的東西、誰做人、誰做浴盆、想上去、曾老三大約是雙耳朵、大家原想抓扒他、少許上點算的、誰知自已做了一個扒耳朵的東西、當然無味了「孫中山却是一隻浴盆、專門預備人來淴浴的、試問淴浴過了、浴盆的上算、又在甚麼地方呢、我聽了笑道、若談上算、扒耳朵的東西、本是一個角做的、忽然毛茸茸的在元宵裏厢直出直入、似乎可以稱得個被捧的大角了、至於浴盆、就是洋礁指甸、總不能不誇他一句洋氣呀、若談不上算、扒耳朵的東西、下了浴盆、固然不成個頭意兒、就是耳朵、再用這種東西進去弄弄、他的上算、也就可想了、

北京報告
（二）（阿蒙自北京寄）

京中小報、有消閒錄者、論語滿紙、如在海上、早經禁閉矣、近忽連刊署名寒雲之作、辭意俱未消順、所記又皆極不堪之花事、友朋見之、多相詫問、然此類報、辨不足辨、聽之而已、昨又載一七郎記花之作、有弄友寒雲云云、寒雲二字、爲彼等既噪、可云極矣、又有葛天民所記花事、其友有字瘦鶴者、與某妓相暱、且云、床第工夫極佳、而海上瘦鶴、聞之其將呼奈何否耶、

閩人林五、名爾茂、字守堅、號栓庵、日前因烟賭案並發被捕、經日人保出、今已爲警廳驅逐出京、所有農商部顧問、及商標局會辦否差、均經撤去矣、

寒雲於二月初六日、遷居東城錫拉胡衕舊宅、

倚虹樓速記
（松廬）

昨天伶界聯合會在倚虹樓開宴、邀請新聞界諸君蒞會、到者甚衆、席間由歐陽予倩演說、聲明該會對於北京徐碧雲案之意見、發言者甚多、茲將緊要而有趣者、摘記於左、以報告閱晶報者、

歐陽予倩曰、上海律師王開疆對於徐碧雲案所發表之文字、本會認爲侮辱伶界全體、本會對彼已經有相當之辦法、請輿論界協助、

夏月潤曰、以後上海伶界中如有徐碧雲之行爲者、我之能力、可以將其人驅逐出上海、永遠不許登台、

馬二先生曰、希望優伶自重人格、自重人格、應從謝絕捧角家始、因現在的捧角家、視所捧之角、爲花、爲鳥、爲女人、爲玩物、不是捧、簡直是侮辱也、

邵力子曰、依我說、徐碧雲罪過於罪、凡是姨太太、無論何人、皆可睡得、又曰、只聞有淫官、淫紳、我們同業報紙中、常有淫伶的字樣、不通—不通—又不通—又曰、希望伶界諸公、贊助革命、

列寧小史
（六）（麗綏）

列甯居馬戲團中、僅數日、其伯父即遣往一法蘭西宣教師處、使受相當之教育、宣教師名他路諾、亦素抱社會革命主義者、列甯得此師傳、獲益乃至匪淺、遂由他路諾處、得讀馬克斯資本論、及其他二三種社會主義之書、朝夕服膺、樂乃無極、他路諾亦以列甯所抱之主義、與己夠合、故益不憚煩勸訓迪、一室之內、師若弟反覆討論、其味津津、凡其所言、無非爲後此社會革命之張本也、

以列甯之爲人、而有時亦爲愛情所顛倒、方其在他路諾家之時代、即有一風流韻事、令人艷羨不已、列甯亞他路諾家後、久未歸省其伯父、伯父念之、乃遣一介之女使來、慰問列甯安否、此女使者、亦馬戲團中之一分子、新自羅斯託夫來者、列甯初與之接、即爲其容光所懾、幾於莫知所云「及與之絮談身世、乃知彼亦幼而失母、乃家貧所迫、始投身於馬戲生活者、列甯益愛憐之、及逸問其何名、則以「列娘」對、列甯如有所感、「列娘」去後、列甯遂草一文稿、投入烏託邦新聞、遂於其署名之處、大書「列甯」二字、列甯之雅號、實即起於是時、蓋即爲不忘列娘之紀念也、由是列娘每閱三兩日、必來視列甯、作喁喁之情話、列娘不來、則列甯如有所失、其互相戀愛若此、

劇界之毋
（馬二先生）

（二）票友之毋

毋學內行習氣、
毋以下海爲得計、
毋以戲路事貴人、
毋急於出台演戲、
毋爭戲碼先後、
毋向堂會主人處索關銷、
毋倩人勾臉扮戲、
毋因唱砸了、而諉過於配角及場面、
毋盲從戲詞中不通之唱句、
毋臨時向伶人借行頭、
毋與坤伶配戲、
毋恃戲爲弔膀手段、
毋於下台時、學旦角裝束、
毋於堂會時、便裝立台上、
毋於戲畢後、在前台座中周旋、

段合肥壽辦
（林屋山人）

余與段合肥有舊、二十年矣、今值合肥初度、亦有聯爲壽、人作頌詞、我作常談、惟其受知之深、不覺與感之異、聊同集杜甫句爲之、云、

謝安舟楫風還起、
庾信文章老更成、

□各有千秋□

□金石家　葉更生氏刻

續陶癡子
（十一）（袁唐志君）

珍娘問他、怎麼知道、李大道、小港上年年要唱戲的、我們從前的東家、也年年去看的、就坐這只船、總是我弟兄搖他去的、所以知道的、珍娘又道、戲台搭在那裏、李大道、一條河末朝東朝西的、一只廟、造在北埠上、廟的門朝南、戲台搭在南埠上的、河邊上、若在埠上的看台上看是很遠的「我們這船搖去、船頭對着河埠停下、我在船頭上擺幾把椅子、少爺和三位奶奶坐了看、剛剛是對戲台、連唱也聽得的、珍娘很高興道、明天就去看一天罷、李大道、小港上每逢唱戲、在埠上看台上看的、總是男女分坐的、大人家總坐船去的多、明天班子又好、所以明天人一定多的、我們明天去、恐來不及、

日下春塵
（四）（佩佩）

鑑影釣客之識小鶯鶯也、都人士靡不知之、而釣客忽焉比嫟、忽焉疏絕、雖其知好、亦以爲詫焉、釣客之初與識也、予已窺其意矣、昔人所謂借酒盃澆塊壘者、釣客有焉、釣客之狎遊也、予輒相從、釣客意固別屬、而姑自排遣、鶯鶯亦竟知其衷、而歡與偕笑、各無所期、各無所戀、宜其比暱亦如是、而疏絕亦如是也、嘗釣客之解后也、友多責難之、謂其情易濫而愛易施焉、比釣客之闡理也、友復責難之、謂其情易竭而愛難恒焉、釣客咸一笑置之、獨語予曰、人云相與、因欽而生敬、因敬而生感、因感而生愛、斯愛也者、得天地之正道、齊日月之光明、同山川而不滅、或爲夫婦、或爲友朋、得斯愛者、庶有所眥、然夫婦之愛、異於友朋者、有室家之相系焉、友朋之愛、無所限止、夫婦之愛、則僅一而不得再焉、予於夫婦、已得愛之歸矣、若友朋之愛、雖交遊半天下、而足以言愛者、殊鮮焉、且予友朋之愛、無判於男女、若歸與女子友、即生慾邪、則陷妄之甚矣、苟其相與、或以色動、或以利傾、或以勢趨、斯皆慾之生焉、未足以言乎愛也、其生愛之端、則道德與文章焉爾、今北里中人、自少而長、耳目之所觸者、惟有慾耳、苟與言愛、是與盲瞽言律法、與傖鄙言書史、與瞽者論五色、與聾者論八音、斯可得乎、斯可得乎、予處擾擾寰塵中、獨難忘愛、遂偶狎遊、聊以寄慨、興至則往、興盡則返、脾睨遐戀、胡言媟與絕哉、遑云乎愛、斯誠莫辨愛之義者也、噫嘻、東坡一肚皮、但有朝雲知、予懷誠落落、不復問時宜、釣客言竟而歌、歌竭淚沮、予退而記之、

跋凌霄漢閣書
（穉圭）

凌霄四兄有道、別逾經年、積思成痗、「時序如流、北海所噗、春明舊痕、宛在目前、侍奉多福、定治私祝、□閱報知兄對於綠牡丹、揄揚甚盛、區區之愚、竊有所惑、敢舉日非、徧挽盡泯、推厥由來、且角實尸其咎、而結黨樹社、捧角家尤罪不容辭、我以此求、彼以此應、舉世滔滔、曲亡弦絕、良可嘆矣、綠伶演戲、所見固稀、雖不敢下武斷之評論、然其派出外江、殆無疑義、京中日爲海派軟化、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綠伶得假時機、一現色相、弟對其所持商標之王瑤卿、尚不能曲恕、此公所知也、逗論草莽新進之綠牡丹哉、而及與一雁紅業、咸隨聲不置、或竟于其有可取之處、弟居鄰閒、拳將優點、一一詳陳、用釋疑懷、弟到滬以還、海派各戲、充耳不聞、僅於菊朋彥衡南來時、曾往聆兩三次、回首當年、不勝今昔之感、明甫勉甫賢昆玉、近狀何似、敬念無之、乞多致拳拳、春風多厲、慎護眠餐、餘不一一、

大前門香烟

大前門
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上等大號香烟

大前門
英商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理

游新世界
（瘦公）

層樓高處一憑闌。多少容光鏡裏看。略似人形猶可喜。（樓中設凹凸鏡數面、照人作種種怪相、滑稽發噱、）暫忘世亂已能歡。香風抵死吹魂靜。大月當空照夢殘。今夕何年此何地。孤懷吟眺不勝寒。

郵話
（七十）（貍令）

英美法德、各有郵票年鑑、（俗稱目錄書）以年出一冊、故名以年鑑爲宜」德書不甚通行、英吉本司、美司各脫、互有短長、英書詳於版片同異、析類最詳、如第一次票、分四薄紙闊邊、窄邊票、分上海版、日本版、長距離、短距離、皆爲勝於美書、惟美書詳於變體、如雙連四連之無齒孔、及雙連加蓋漏印其一之類、皆英書所不逮、四寶中之宮門倒印一枚、英書即未列入、法書爲最簡、圖樣既不鮮明、定價又不準確、然有英美書所不備者、彼獨詳人所略、如一千九百年天津發行半分改五分之票、加BRA字樣者是也、

兩嫁辨
（雲靈閣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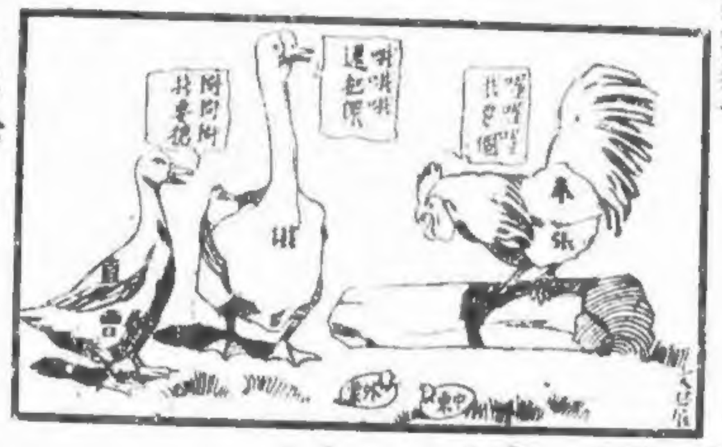
不佞前談也是娥、孫是娥爲兩人、辱豪盈魯君求疵、謂也是娥、後嫁孫姓因改孫是娥、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云云、大雄已發稿矣、陌手民雙誤知其誤、言於大雄、遂未登出、其事甚趣、因作兩娥辨、成索盈魯君之所欲聞乎、

也是娥之母、爲某妓、諱者佚其名、以事爲人傷一目、不能再操色、遂業說書、擅白鶴圖、嫁說大紅袍之朱玉明、生也是娥、朱死、復嫁變戲法帶說書之柳逢春、後生一女、即前在上海說書、後嫁潮州商人之何惠女是也、也是娥、曾業妓、名王小紅、嗣嫁王海祥、王以說金台傳名、故娥亦擅金台傳、王死、復嫁一王姓、名寒露、爲某鄉之地保、聞娥今依其養媳何如女、賣色爲生、現住八仙橋、並蓄瘦馬爲業、

孫是娥、爲上海小南門水神閣之小家女、素持開放主義、所與往來者、多華商電車公司中人、故人稱其家曰電車公司、性嗜本灘、其足跡常在小東門某本灘場、嗜之既篤、遂由與王小新搭擋之施蘭亭、爲之教授、是爲娥學本灘之始、先是有住居小東門劉子雲者、垂涎娥色、復諗娥之所嗜、陰從馬月松之父學本灘、人未之知也、既成、乃託人向娥求婚、娥果以能唱本灘爲條件、正中所長、因得入選、締婚後、夫婦即以本灘爲業、娥以孫名、而所適固非孫也、

綠訊
（一）（阿遠）

綠牡丹、近刊歐碧館主吟集一冊、四處送人、詩之優劣、姑不具論、但屬之他人者十居九、署名歐碧者僅十之一、有無捉刀、尚不可知、或亦所謂捧之一端、冊首冠小傳、不知爲何人手筆、多肉麻語、讀之令人作嘔、其尤甚者、則敘金仲仁一節、有金將軍、爲遜清近支宗室、滿漢結親、開以前未有之創例等語、金固滿族、論支派、曾爭襲某旺帽子王而未成、鐵帽子王、滿清入關時、有大功勳者、其後人以王爵世襲罔替、與皇族王府有別、其非宗室明矣、既未襲王、猶平民耳、將軍之稱、從何說起、滿漢結親、在前清末季、已有見端、降至今日、皇族之淪落、殆有甚於嫁漢人者、又奚足掛齒、況金仲仁以票友下海、稱伎多年、稱爲金伶、甚爲恰當、金女許配杜丹、正[illegible]、門當戶對、讓奇詫異、代爲誇張、作者抑何鄙陋之甚、德珺如爲穆相國之孫、滿侍郎之姪、固亦滿族、譚小培之妻、即瑞如之女、正與今日之事相似、不其先例耶、綠牡丹未登台之先、大宴賓客於倚虹樓、海上知名之報界、票界、評劇界、到者甚爲寥寥、請帖署名既不一致、臨時主席、又分黨派、來賓亦各尋其相識之主席、不但同席者、多不相識、即主席之於來賓、亦復莫明其妙、吾不解綠之請客、意果何在、其將以一髹之惠、博人之譽耶、行見文字之揄揚、采聲之鬨熱、皆倚虹樓大菜爲祟耳、



賺文娟新劇
（雪儂自北京寄）

程艷秋最近新排賺文娟一劇、取材於清初李元玉之眉山秀傳奇、近人改題爲女才子者也、其故事爲蘇東坡之妹蘇小妹、嫁學士秦少游、長沙有一妓女文娟、愛誦少游詞、矢志非少游不嫁、寄詞於少游、以達誠意、蘇小妹代少游答詞、及少游以勸王安石新法、謫監杭州酒稅、過長沙與文娟定情而別、蘇小妹以京師寂寂、赴郴州官署、以途次不便、因易男裝行、自稱秦學士、過長沙游寶月庵、見老尼妙慈、妙慈喜呼文娟出見、各不相識、蘇小妹以前所和詞爲證、則筆跡相符、指前所會之秦學士爲冒充、文娟愧悔無地、小妹撫慰之、珍重而別、比至任所、即奉太后詔召還宮中修女史、因爲少游乞恩、復官學士、少游過長沙、欲迓文娟同歸、爲所拒絕、少游歎恨而已、時小妹已命僕迎文娟至京、入門則但見少游、大驚詫、適東坡至、少游請其證明、東坡忽悟爲小妹之狡獪、乃指少游爲假、徑入後堂拉小妹出、謂眞秦學士在此矣、小妹謂少游、今日吾與秦學士納姬、與君無涉、遂拉文娟入洞房「東坡大笑而別、此劇情節新穎、妙緒環生、可謂生香活色、雅俗共賞之佳劇也、程艷秋飾蘇小妹、吳富琴飾文娟、王又荃飾秦少游、已排練純熟、定於本星期連演兩日、劇目如下、賺文娟劇目、秦學士夫婦賞花、文娟妓寄詞達意、賜宮錦奉詔作賦、戲郎君代筆和詞、柳元卿串賺文娟、任草包假充學士、任妻大鬧文娟院、秦觀貶管杭州稅、秦學士相會定情、女學士巧賺文娟、蘇小妹奉詔修女史、秦少遊復職返京師、俏文娟誤拒真學士、賢大婦遣接小佳人、真假學士雌雄難辨、風流夫婦大小團圓、

袁不同山謠
（林屋山人）

滬上近有袁不同被洛吳鎗斃之謠、袁不同、豫人、袁乃寬子也、光復時、頗出家財、提倡革命、先是袁字仲德「及洪憲稱帝、諸袁勸進、乃更字不同、示不與諸袁同也、去臘、余尚見於滬上、頃滬有謠傳、謂不同至洛、洛吳疑其煽惑軍隊、執而斃之、而諸報未載、不審其事確否、余與不同相厚、聞之、不勝驚詫、已電洛下友人、詢問確信矣、

三日報告
（記）

□楊寶忠昨晚登台、演瓊林宴、頗有出藍之譽、壓倒連良富英、顧客歡迎者甚衆、

□綠牡丹以舞拜乾父著名、第一日演女起解、弄其餘手、且弄重戲、人多不解是何用意、及其當場拜解差爲乾父、觀者方知其意之所在、一時台下笑聲閧然、

一年有半
（第四幅）（天笑戲編）

□四□

正說話時、茶房又進來道、何先生聽電話、叔禮道、不好、老七又來催了、你要是不去、就打電話、叫他來罷、伯濤去接了電話、回來報告、說停一刻兒就來、濟時道、還有秋弄老五、知道你們來嗎、叔禮道、他知道我這裏天裏要來、却不知道我今天來、濟時取了一張局票、說也去叫他來、又說桃如眉你們見過嗎、我也叫來給你們瞧瞧、幾張局票去了、第一個來的便是靜美、進來了、便挨着伯濤坐下、說道、到了上海、也不給人家一個信、請你到我們生意上來、又是大少爺搭架子、不肯來、叔禮道、這倒不能怪他、他本來要來了、而且要和我一同來、我因爲和謝二少約了、等他一等、及至謝二少來了、他又主張在這裏談談說說、又叫了堂差、所以只得請你來了、停刻兒我們把大少送到你那裏、好不好、靜美道、三少說、專門會人家的開心、五阿姐可肯來啊、濟時道、早去叫了、叔禮道、上海似乎比杭州熱得多、你們要吃荷蘭水嗎、還是吃冰忌淋、伯濤道、我要一瓶紅水、濟時道、不知今天他們是什麼冰忌淋、喚個茶房進來問問、那茶房說是楊梅冰忌淋、濟時道、我要一客、叔禮便問靜美、要汽水或是要冰忌淋、靜美搖搖頭道、我都不要、叔禮向伯濤看看、笑着說道、阿吗、這是個問題啊、怎麼汽水冰忌淋一樣都不要、這不是有一種戒嚴的表示嗎、靜美道、三少又瞎到歪裏去了、我是吃蔬齋啊、

新捧角秘史
（三）（菲菲）

第□回
芍藥闌竊伍倉龕炊餅
□□□□□□□□□□

連我這一個位置、還撈不着、只好挨在門帘旁邊立立、那裏還能呼朋引類呢、一定要討沒趣的、然而當面也不好過拂算學教員的盛意、心中一時真是十八個弔桶打水、七上八下、十分難受、那算學教員見伍倉龕半晌回答不出話來、有意逗他着急道、倉龕怎麼樣、以你和綠芍藥的交情、弄一兩隻座位還不行嗎、大概綠芍藥是你的禁臠、只顧意你一個人捧、不許別的人沾邊了、你說句老實話、你不要我們捧綠芍藥、我們便不捧、天理良心、綠芍藥還嫌得上一捧嗎、他的歷史、在我一肚皮呢、算學教員說着、便拍拍自家肚皮、伍倉龕忙賠笑道、謝謝你、少說兩句罷、算學教員道、你不要我在這裏說、我明天便做一篇罵的文章、擲報上去發表了、伍倉龕忙連連拱手道、千萬不可、千萬不可、你甯可罵我、甯可罵我的父母、寧可罵我的祖宗、千萬不要罵我的那綠芍藥、算學教員嗤的一笑道、綠芍藥簡直算你的嗎、

□各稿版權均歸本社所有禁止轉載翻印[illegible]